

驚角鹿

我想知道醬燒蔥肉丸是怎麼做出來的。

買一斤五花肉，請攤商用機器絞兩次。回到家找一口鍋或是大碗公，倒入絞肉，加上一些蔥花，再加上少量的醬油，拿湯勺或筷子拌勻。這時你會發現，無論湯勺或筷子都不好使。你得灌注全身力量，順時針，逆時針，再順時針，逆時針……

我帶著逆流行舟的虔誠，在失去耐心放棄前喊聲「拌好了！」當然也許未必真的拌好了。

先把水煮沸，然後單手抓捏團肉，空心握拳，捏成丸狀，不能用力擠壓，假如捏扁了，就和回碗裡的肉，得重新來過。丸子入鍋燙熟後，不多久便可撈起放涼。

煮過的蔥肉丸少了腥味，一片白花花在盤中滾動，散了不成形的，用手輕推，仍覺溫熱。我轉頭看母親。母親伸手撥開落在眉間的髮梢，探頭想確認盤裡狀態，她微微皺眉仔細凝視，努力嗅聞。小小廚房中煙霧蒸騰，既明且暗，卻是這樣的時候，我在她臉上看見久別重逢的清朗。

多數時候，母親的臉是停滯的時間。

她總是木訥靜默，除了看歌仔戲，不開電視，晨起念佛讀經，此外無事可為，一動不動坐著憂傷。那於我是種奇怪的感覺。老，是不是就這樣？生活，是不是就這樣？都由不得人多作抗衡。我們走入各自的死角，甚至沒辦法交換心事。

我在她身旁看書工作，偶然把頭枕在她腳上。她身上帶有前一頓餐飯的味道，如果衣服沾黏乾硬飯粒，我會放到嘴裡咀嚼，小心不陷進牙縫，齒頰間能嘗到一點醃漬的鹹。如果她身上繭滿花生衣，我會用手指一個一個捏碎，聽聽清脆聲音，像精靈在低語。如果兩人都睡不著，那就陪她坐著，看時間經過。

那天和其他日子一樣。下午三點，看護為母親完成例行按摩，我聽見均勻的呼聲，陽光像一張葉子落在她臉上。

她冷不防睜大雙眼對我說：「孩子第一次來家裡作客，不能讓他們挨餓。」我不以為意，認真應答：「哪來的客人？」母親指了指桌上的蘋果：「拿去吧！他們躲在我床底下。」尋常的聲調讓我錯覺，疑是故人來。

是從這天開始，她白日嚙語。

也有過那樣的午後。母親偏著頭，好似經歷一番尋思：「我們搬家吧，這裡不能住人了，小偷昨天爬牆拆了鐵柵鐵窗。」

我定睛向外，公寓七樓的陽台玻璃折射我的驚慌。窗緣磚牆有道雨漬，像鹿茸的枝岔，又像春雷裂痕，豪雨不絕的季節，愈加野蠻生長。我敏感笨拙，害怕

指認真相會傷人，只隨口回了句：「好吶，下個月就搬。」她點點頭，似乎在兩聲中交代了什麼，又似乎不置可否。

我們就這樣不清不楚地搬演起來，連劇情都不必搞清楚。可以沒有邏輯，可以沒有溫度。

後來的某些時刻，我總能見到驚角鹿——寶可夢遊戲中棲息在城都地區的精靈，形似麋鹿，擅長招式為製造幻影，捕獲場域以住宅區或校園為主，但因能力值偏低而少有玩家青睞。

有時候，驚角鹿就出現在客廳沙發上，母親因為不良於行無從打發時間而終日昏沉的夢醒時分。有時候是，疑心外籍看護不願協助她沐浴更衣而我前去調停爭執之際。更多時候，夜半吊扇煞煞煞慢速轉動，牆上斑駁的光影像招呼的手，母親說那是父親捎來怕冷的訊息。

總在這樣的恍惚時光，我滑開手機，點擊 **Pokemon Go** 的 VR 模式，驚角鹿便騰空踏蹄而來。伴隨母親有意無意的話語碎片、虛實難分的情緒反應，手機螢幕上驚角鹿間歇咕嚕嚕低鳴，我彷彿置身某個平行宇宙裡的精靈國度。驚角鹿站在房間角隅，伸手就能觸摸或投餵樹果和牠互動，任牠旋轉跳躍撒潑賣萌。想像鹿角發射出的振波扭曲了時空，擱淺而無法前進的日子，似乎也就可以承載更多。

看，驚角鹿從遙遠的城都，穿越銀河與光年來到我心的原野。

醫生說，譫妄症患者嗜睡，注意力渙散，情緒起伏不定，幻聽幻視幻想，無結構性的思考，晝夜作息紊亂，不知身在何處，不知今夕何夕，乃至錯認親友，短暫遺忘。

和母親在一起的日子逐漸失去了時間感。

她開始熱衷尋找。祭祀用品、父親的長褲、結婚配戴的首飾、發病前做裁縫的針線盒、我送她的高仿名牌皮夾、藏匿多年的舊台幣、她的妹妹的電話號碼、誰誰誰在各種機緣下帶進我們家的物什……。我猜想，是不是因為短暫遺忘現實，她才會在意起曾經參與並擁有的？

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。

我陪她以考古學家挖掘遺跡的毅力恆心，重新探險我們住了多年的家。每一處屋角每一個櫥櫃抽屜都宛如原始部落，充滿未知亟待掘考。

我猜想不到的是，所有被她翻找出的物件都形同鑰匙，考掘行動變成母親改寫記憶的開端。

譬如，她從一整箱父親過世後尚不及整理的衣物中，挑出一件質料上好的短絨毛呢西裝褲，交代我擇日燒給父親。同時拿起一件童裝（因故未送出的親友初

生兒滿月禮？），指證歷歷么兒上學去，至今還不回家。但其實那位她口中走失的么兒已年近不惑，正束手無策默立在旁。

另一次，她大海撈針翻找幾天前拆封並在繳費日期塗鴉註記的電信費或保單（因扣款完成被我隨手撕毀？），在搜尋以失敗告終後，她得出如此結論：一定是矮子滿趁我們午睡偷走了，手腳不乾不淨的傢伙以後謝絕聯絡。

我在母親的詈罵聲中想起滿姨不久前來拜訪，懷裡拽著保溫瓶，裡頭裝的據說是百年一遇治百病的靈芝茶，那樣盛情難卻地非讓母親喝下不可……。

如夢幻泡影，彷彿驚角鹿來過。

有很長一段日子，母親總是對我談論起我——另一個我。剛開始時，我幾乎辨認不出，那些詰屈聱牙的顛倒敘述中，時而被母親呲牙咒詛，時而掛念衣食，時而撇嘴叨絮今天又跟隔壁男人跑了的不中用女兒，居然是我。

一次又一次，我的身份越來越多重，劇情軸線越來越龐雜。但對母親而言，那一段段不成章法、荒誕莫名的魔幻故事，竟然都能以某種方式連結到她當下或預知的不幸。

那些破碎不連貫，即興但情節豐滿的傷痕暗影，常讓我稍一不慎便走進母親建構的後現代場景中。滿姨不再是滿姨，反倒成了失而復返的么女。母親甚且自認接獲神諭，得知隔壁鄰居搖身一變成了修繕工，出於對鋁窗被拆卸的幻想與恐懼，當即奮力推行輪椅奪門而出，在舉手摠電鈴前，抓狂揮拳重毆試圖阻攔的我。

沒有人知道當下她看到了什麼景觀，即便我幾度想探究內裡的糾葛細節，終屬徒然。

一旦意識到情緒洶湧，我便打開遊戲程式，讓自己從躁鬱翻動的複數版本故事間抽離。看吶！吃了樹莓和蕉香果的寶可夢，輕易被我捕獲——Nice！Great！Excellent！曲球投出增加 100 經驗值！還有型態各異的口袋怪獸，藍色水伊布、尾如熾焰奔立的火伊布、耳繫粉色緞帶的仙子伊布。擲球捕捉、兌換糖果、解鎖進化，每每帶有拆解年節賀禮的驚喜。當然，和其他訓練家對戰時，免不了派出伴我同行累積里程數的驚角鹿，毫不意外牠戰鬥力貧瘠、技能普通、上場沒幾下就被 K.O 掛彩。多麼像我與母親每日競技的賽局，由於比分懸殊過大，任憑我用力辯駁、轉換何許奇門攻略也未能扭轉勝負。但即便屢戰屢敗逢打必輸，我也不得退場，只要間奏響起，下一回合仍須負傷再戰。

只有幻境，無有神蹟。

醫生說，為了患者著想，裝鼻胃管吧。飲食嗆咳，說話嗆咳，溝通障礙，咀嚼障礙，吞嚥障礙，也許哪天一口氣就喘不過來了。鼻胃管，醫生說，那是保護病人，給藥方便，灌食方便，對照護者也方便。

不要，母親捏緊我手。那是求助，溝通無礙。

不要，我向醫生說。我讀出母親神情中的張惶。無關方便不方便，那是心理負重。

那時的我約莫想證明，忍耐作為一種承擔，勇悍作為一種信仰。醫生的建議，既不願也不忍接受。

陪在母親身旁，日常吃飯變得異常艱難。三十分鐘，餵食進度二分之一飯碗，當殘渣噴濺地上桌上身上，我幾欲繳械當逃兵。但是看著母親越努力吞嚥越沮喪的臉，我知道，這是她和自己爭鬥的戰場，不是我的。

勝負難分，賽事延長。

我關於食物最早的記憶，是被母親奶在懷裡，一口一口吸吮她的豐沛乳汁。如今回想，那樣小的年紀理當不記得任何事，但我確實記得母親盤坐床上，一旁放了臉盆毛巾，老舊冷氣粗嘎呼嘯，電視在播放著什麼，我靠在她的左手臂彎，小麥色乳房為我帶來奇特的安全感。我都記得。

這一切，她還記得嗎？

父親癌末住院期間，我經常接送母親往返住家和醫院。有那麼一次，父親病況急轉直下，因此相隔多日才得以抽空帶她到院探視。我從後方推她的輪椅，輕車熟路走進急診大門，在診間的腔腸甬道蜿蜒移動，護理站左轉直走，想用最快的速度趕回病房。電梯門前等候空檔，母親扳起不甚靈巧的手指數數。轉頭疑惑問我，她有多久沒見到父親了？

立在電梯前久久，心惻難抑，乾脆騙她：「昨天才來過的，你又忘了。」我鑽進母親記憶的漏洞，要她相信一切如常。母親或許相信了：「等爸爸都好了，我們做幾道菜一起吃，一起去走走？」敘述精準。好，我由衷點點頭。

我記起一個遙遠畫面。

多年前僅此一次全家出遊，小琉球半潛艇玻璃船，母親因為嚴重暈眩俯臥長椅上，她背後是湛藍清澈的海，珊瑚礁綠蠵龜和熱帶魚。父親面朝藍光負手站立，我和弟弟興奮極了，在晃盪的船艙裡又叫又跳。五顏六色的大小魚群圍繞我們一家，忽聚忽散，牠們不像魚而像夢中發光的浮游精靈，安靜而美麗。